三禮陳數求義

三禮陳數求義卷十一

候官 林喬蔭 學

祭儀下

朝獻之事終於爓祭於是將爲饋獻乃取前所爓之牲肉而亨煮之故禮運於合莫之下繼之曰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合節合前之所肆者既熟而體解之謂之體其禮則周官太宰納亨贊王牲事亨人掌共鼎鑊給水火之齊內饔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諸子正六牲之體爨鼎鑊水火共之亨人納之者王贊者太宰而亨之者內饔體之者諸子也其煮熟之節謂之羹飪亦曰羹定是時

尸尙在堂將延之入室故禮器曰羮定詔於堂詔告也謂祝以煮肉旣熟告尸於堂卽特牲少牢禮之所謂祝延尸入也此詔止釋詞而已未用祭物疏謂先以俎盛之告神於堂非也尸位在奥奥室西南隅也神道尙右主在西壁生人之居以主奥爲尊故尸位於此與主並坐以明其氣與魄合也尸旣入室卽位祝與主人皆拜安尸尸答拜而特牲禮於尸答拜之下云尸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奠卽未迎尸之前祝所酌奠於鉶南者饗詞無文鄭注云饗勸彊之也其詞取於士虞記宜云孝孫某圭爲孝薦之少牢禮則但曰尸不言答拜遂坐而無執奠與祝饗之儀鄭氏以

爲大夫之禮尸彌尊自此遂坐而卒食盛匜佐則以少牢
有儐尸於堂故畧之今按二說皆非蓋特牲爲禪月吉祭
告以當遷當毀之事則經所云祝在左卒祝者當卽以遷
毀爲詞如大戴禮所載遷廟告詞之類未嘗以饗祝之至
尸入旣坐之後始行祝饗是前之祝告以事後之祝乃告
以饗也少牢爲常祭之禮祝酌奠特卽以薦其歲事尙饗
爲詞則不必以某事先告以致饗再告故尸入無祝饗之
文以先旣祝饗一事不容分爲兩節也至祝所酌奠者特
牲禮尸執而祭之啐之告旨而又奠之少牢不然者以特
牲有嗣舉奠之事少牢無之其所以特牲有而少牢無者

以特牲是禫月吉祭之初明傳重著代之義少牢常事故
不必矣然則烝嘗祖禰之時初行朝獻亦祝饗於迎尸之
前至尸入室不復再祝然迎尸之前祝之告饗亦止執明
水火而祝號焉已無酌奠之禮而郊特牲言舉斝角詔妥
尸尸之所舉者何也葢朝獻之際君牽牲夫人奠盎君親
制祭夫人薦盎盎即盎齊先儒以五齊次之知盎齊即禮
運之所謂醴醆周官言盎齊涗酌郊特牲言醆酒涗於清
明盎齊與醆酒異名同物而君方制祭夫人即薦此於室
主之前其所薦之物則用斝角以實此醆酒禮運曰醆斝
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言實醆酒於斝惟用以薦於室

主而不以獻酢若以醆斝獻尸尸以醆斝酢君乃是非禮僭君之事葢以醆斝獻酢者天子之禮詩行葦是言王事始有或獻或酢洗爵奠斝之語知非臣下所得有而當其奠此醆酒於主前則亦君用斝臣用角以著其差故郊特牲以斝角並言詔尸入室之時舉前此所奠盎齊之或在斝或在角者將祭而啐之飲之則祝詔主人卽以此時妥尸焉葢此爲常祭異於禫月之吉祭則此所薦主前之醆斝固不以授請上嗣而此又異於士禮之止爲饋食則當饋獻以前所行朝事無非彷徨求神之意至此燗祭既畢尸入於室知尸與主合卽祖考之氣與魄合也則尸舉前此主

前所奠之醆斝而飲之以見求神之誠至是而神果合能飲之也既卒飲則以所舉之斝授諸鬱人量人周官鬱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量人職云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歷與瀝同古字從省謂二官受尸所舉之斝而飲其卒爵之餘瀝重其爲神之餘不敢棄也先儒以舉斝角謂卽饋食禮祝所酌奠於鉶南者不知彼專爲饋食無朝事故祭之始卽行酌奠此有朝事始之詔祝於室但執明水火而祝號未有酌奠迎牲制祭乃奠盎薦盎以次行之而禮運明有醆斝之文是其爲薦盎之醆酒固無可疑自鄭氏誤醆爲琖遂以醆斝爲二爵

名據明堂位夏后氏以琖殷以斝謂夏殷之後得以醆斝及於尸君其餘諸侯於禮不合不知琖字從玉是器名醆字從酉是酒類逈不相涵旣杜撰以釋禮運而於周官鬱人量人所受之斝則讀爲嘏謂聲之誤疏云鄭知斝是受福之嘏非爵名者郊特牲舉斝角詔妥尸其時無鬱人量人受爵飮之法惟有受嘏時受王卒爵飮之禮故知斝爲受福之嘏今考特牲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實於左袂挂於季指卒角拜出寫嗇於房祝以籩受少牢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實於左袂挂於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

二禮所記止受嚌黍并無受主人之卒爵而飲之者且經既明言受卒爵而飲之亦未嘗有更酌以獻之事疏復臆造爲天子有獻鬱人量人之禮果何據耶況鬱人言卒爵量人言斝歷正見其所飲者爲卒爵之餘非更酌者今以爲王獻此二官則當云受王之獻爵不得云卒爵而歷字訓爲歷皆飲之將所所謂歷者歷階乎歷位乎經文不若是之晦曲也陸農師知此斝卽郊特牲舉斝角之斝不肯改字所見視注疏爲優然以爲在朝獻之時當從獻之節則又與行禮之次序相違且以受舉斝之卒爵爲酌而飲之則經文當增一酌字於卒爵之下而飲之上方可以通而

量人歷字之義究不可解然自鄭氏兩改經字之後諸儒
率沿其誤僅一陸氏與之稍殊而復不能詳考以定其說
秦氏通考遂以鬱人量人二節入之受嘏之後而舉斝角
之文在延尸入室之始者本屬一事而判爲兩項各不相
蒙屈經從注何其惑耶
饋獻倣於生人之食禮故先饋而後獻先饋則以齊盛爲
先而無獻酒之事先儒謂舉斝角詔妥尸後王與后卽以
玉爵酌壺尊獻尸爲饋獻是先獻而後饋食非其次也旣
以饋爲先則肆官所云大宗伯奉玉齍小宗伯逆齍小祝
迎齍盛肆師表齍盛告絜外宗王后以樂羞齍則贊九嬪

凡祭祀贊王齍皆卽行於妥尸之後蓋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粢亦作齊又作齍共之以甸師舂之以舂人炊之以饎人實之以舍人因而大宗伯奉之肆師表之小宗伯小祝逆之外宗九嬪贊之王后則薦而設之也其先所煮熟之牲則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司士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小子羞羊殽肉豆大司馬羞牲魚亨人共大羹鉶羹猶少牢之升載設俎皆佐食爲之而饋食之籩饋食之豆亦以此時外宗佐王后薦焉尸由是坐祭黍稷加肺飯粢盛食舉告飽祝侑主人拜大抵皆如少牢之儀惟其飯之多少經無明文先儒以特牲是士禮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

至於九飯少牢爲大夫禮三飯之後四言又食然後告飽
而祝侑尸又食不飯告飽主人侑尸又三飯乃畢因謂大
夫之尸七飯而侑十一飯而畢推之諸侯則九飯而侑十
三飯而畢天子則十一飯而侑十五飯而畢今按曾子問
言天子崩既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不侑則天子之祭常
時尸固三飯而侑矣又言大夫之祭遭齊衰之喪尸入三
飯不侑則大夫常禮尸亦三飯而侑也禮成於三三飯告
飽上下所同即生人之禮公食大夫亦然少牢文於三飯
後四言又食乃告飽者食食舉也先既食佐食所舉之牢
肺正脊今又食所舉之牢幹一魚腊肩牢骼也鄭注誤以

食爲大名小數曰飯因有大夫七飯之說而禮器言禮之以少爲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注云一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疏云尊者以德爲飽不在食味故每一飧輙告飽待勸之乃更飧諸侯再食而告飽大夫士德轉少告轉疏故少牢特牲皆三飯告飽據其所說是與儀禮之注顯爲矛盾不知禮器所云者生人日食之數非每食一口謂之一食也葢每食一口謂之一飯不謂之一食天子一食卽周禮之王日一舉玉藻之日中而餕也諸侯再食則玉藻所謂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以一日早晚共食兩次也大夫士三則朝也日中也夕也凡

食三次食力者無數謂不限之以時蓋尊者體逸而用物
豐取精多故食之數少畀者體勞而用物儉殺故食之數
多周官膳夫王齊日三舉正以不飲酒不茹葷之時懼一
食之不足以助其强力故特加為三舉三舉者一日而三
舉食也疏謂加牲體至三太牢則侈靡既非齊所宜王應
電謂齊則不舉又臆改經字均失其義矣夫禮器所言既
非每食飯數之差而自天子以至大夫祭禮皆三飯而侑
與士禮同則其卒食之節亦當等於少牢未必有十三飯
十五飯之異也卒食而酳乃酌壺尊之酒以獻是為饋獻
少牢禮主人酳尸尸祭酒啐酒賓長羞牢肝而周官量人

言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謂之從獻者以其從主
人之獻於尸也尸既卒爵酢主人乃嘏嘏大也言以大福
予主人也特牲禮以嗣子初承父後主祭故尸親嘏以重
其事少牢常祭則命祝致之猶特牲有嗣舉奠而少牢無
之意也先儒謂大夫尸尊故不親亦非不親嘏故其詞稱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
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而楚茨之詩亦云
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以下何氏世本古義以爲
皆祝所傳嘏辭是也主人受嘏畢乃獻祝佐食主婦獻尸
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佐食賓長獻尸尸酢賓長賓長亦

獻祝於是祝告利成尸謖出於廟門而正祭之禮畢少牢所載如此天子諸侯大夫之饋獻益亦同之是以禮運言體其犬豕牛羊寔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文在退而合享之下卽終之曰此禮之大成也明朝獻之事以作其祝號始而終於合莫饋獻之事以退而合享始而終於大祥祥者善慶之謂以致孝而神降之福事神之禮至此大備故云大成以燕尸爲明日之事故不及舉酬賜爵諸儀是其所記乃專言朝獻饋獻之禮行之於秋嘗冬烝以享其祖禰者也若如先儒謂凡祭皆然則不應終於受嘏卽謂禮之大成而遺却燕尸一節矣

少牢禮尸出廟門後司宮設對席乃四人餕祭統亦云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然則自天子至士皆於祭畢而餕所異者不儐尸則餕於燕尸之後儐尸則餕於饋獻之終天子諸侯如是大夫士亦然少牢爲士祭儐尸之禮故餕於尸出之後有司徹之前若不儐尸則有司徹之篇末既燕尸爲無算爵祝告

利成尸出奠繼之曰乃養如儐言其養之禮與儐尸同則亦司宮設對席用四人養也惟特牲禮養止二人用舉奠之嗣與長兄弟而不以二佐食二賓長既異少牢之禮而文王世子言公族之在宗廟者有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亦與祭統所說不同蓋特牲爲禫月吉祭士初承父後而主祀事故特使嗣子舉奠以見傳重著代之意又使於祭末餕神之餘而告之以養有以也養有與也俾曉然於尊祖敬宗之大義少牢爲士之歲事常祭故不必有嗣舉奠而餕則使佐食賓長以均神惠於異姓而已均神惠於衆則主人不必有祝詞而神惠不可以虛受則上養有

嘏詞以致其敬禮不相因義各有當也推之天子諸侯常祭之餕以明施惠故祭統所說初餕貴而少後餕賤而多所謂凡餕之道每變以衆者喪畢吉祭則亦餕以著代故文王世子言其登餕獻受爵以上嗣受爵卽舉奠特牲禮加爵之後所云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答拜嗣子卒觶拜尸尸答拜是也獻謂嗣子獻尸特牲禮所云嗣舉奠洗爵入尸拜受嗣子答拜是也登餕則特牲禮所云宗人遣嗣子及長兄弟相對而餕是也此惟喪畢一行他祭皆否故祭統言餕之道由君而卿而大夫而士而百官並不及此以非常祭所有

事也先儒强以特牲少牢二禮分屬大夫士因謂大夫之嗣辟於諸侯士卑不嫌故特牲有嗣舉奠獻餕之禮少牢無之夫尊祖重適之義自天子達於士奚獨大夫而異之若謂大夫位近辟君則太祖之廟何以不辟且果爲常祭之事天子諸侯與士皆然惟大夫否則何以諸經之言祭禮者皆不之及僅一見於文王世子而祭統歷舉十倫廣言餕義乃反遺此最大之節目而顧下及煇胞闇翟之瑣瑣乎况其登餕之時主人致祝而拜者再獻酬而拜者亦再明是父拜其子與冠禮之毋拜其子一例謂重先祖之正體而與之爲禮一人之身止此冠日與喪畢吉祭之一

時所謂斯須之敬耳荷如先儒之說祭必有餕餕必上嗣將爲天子諸侯及士者歲以四時盡拜其子有是理乎秋嘗冬烝本日行朝獻饋獻二禮倣於生人之有饔食而燕禮則於明日繼行之祭義曰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蓋禰考世近而情親故烝嘗之事旣致其愛存慤著之實復於祭之之後申旦不寐繼以無已之思二人鄭注謂父母又謂容侑尸以儀禮儐尸别立一人爲侑以助尸故疑尸侑爲二人愚則謂二人卽指祖考以烝嘗之明日明發不寐而懷其祖考

故卽行繹祭以致其倩繹之所由起也爾雅云繹又祭也周曰繹殷曰肜夏曰復胙繹與肜皆繼續不絕之意胙者祭肉言復陳昨日之祭肉而燕尸也詩序云絲衣繹賓尸也繹與賓尸並言繹者其名賓尸其事也詩稱自堂徂基是其禮行之於廟堂之上蓋朝獻時尸在堂饋獻時尸在室至此復延尸於堂而以賓禮事之故儀禮賓尸先埽堂而筵於戸西南面後時變制乃不於堂而於庫門之內故孔子歎其失也先儒不知此禮專屬於秋嘗冬蒸以爲凡祭皆繹則既於祭日行燕尸之禮爲旅酬無算爵之事明日又燕何以不嫌其黷數且又何以禮文別立不儐尸之

係因而張分賓尸爲上大夫之禮不賓尸爲下大夫之禮究於經典無據其爲臆說明矣至郊特牲所云繹之於庫門內與祊之於東方並是失禮之事故並言之寔是兩事一在祭日之初一在祭之明日乃注疏諸說誤據家語以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遂謂繹祭之禮行於廟門外西室之堂即所謂門堂者舍儀禮毛詩之正文以曲狥家語之僞說豈足信乎又以繹與賓尸分爲兩事謂先行繹祭之事而後享尸引詩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是祭神也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是接尸也祭神禮簡祭尸禮大不知自堂徂基者言其位自羊徂牛者言其牲兕觥旨酒言其禮孔疏

云繹祭之禮主爲賓事此尸是也豈先繹祭而後賓尸之謂哉若必分爲兩事則儀禮何以止見賓尸而不見有繹祭耶如謂天子諸侯而外止有賓尸而無繹祭則國語載公父文伯之母祭悼子康子與焉胙不受徹俎不燕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是大夫之家明有繹禮而繹卽是賓尸固無疑矣

繹祭卽是賓尸則其行禮之節次當與少牢下篇所載畧同但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則全於臣全於子是天子諸侯無出門迎尸之事惟使祝延而已非若士卑所使爲尸者不必皆

其臣屬主人得出迎之也賓尸所以娛尸倣於生人之燕則其行禮之節次亦當與燕禮畧同但燕禮君尊而賓卑故使宰夫爲獻主繹祭燕尸在廟門之內則尸全乎君而君全乎臣全乎子故主人卽君自爲之此其所以異也尸旣入而主人拜至授几舉鼎設俎薦豆籩酌獻皆如少牢儀至上賓獻尸尸爵止欲均其惠於助祭之人於是主人酬尸尸復奠於薦左主人乃獻長賓獻衆賓而自酢復酬賓賓奠薦左乃獻兄弟於阼階獻內賓於房中獻私人於阼階上獻之事於是乎徧神之惠亦於是乎均尸乃舉前上賓所獻之爵是爲作三獻之爵而在天子諸侯則祭統

所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者卽當此徧獻之節蓋天子諸侯備官以祭率其羣臣以樂皇尸非若士禮之省殺則當繹祭三獻之外同姓之卿大夫士與異姓之卿大夫士皆當有加爵以助君樂尸而尸於三獻爵止之時則意欲主祭者之共飲以爲樂是以體尸之意而主婦致爵於主人主人致爵於主婦尸乃舉三獻之爵主人復爲酬爵勸尸而尸復奠而不舉意欲惠之均於助祭之人而同異姓之卿大夫士與於助祭者則又體主人樂尸之意各爲加爵於尸以比於侑食勸飽之義且以各申其敬愛之

情是以尸飲五者尸飲三獻之外又飲同姓之卿加爵一異姓之卿加爵一也主人體尸欲均惠之意卽以此時獻卿焉尸又飲同姓之大夫加爵一異姓之大夫加爵一是爲七飲主人卽以是時獻大夫至同姓之士加爵與異姓之士加爵各一尸皆飲之是爲尸飲之九則主人以是時獻士及羣有司凡以使神惠之均於在庭而令其尸之娛樂之且禮無獻而不酢者卿大夫士加爵於尸尸尊不酢主人獻之亦所以代尸之酢其必以尸之飲五飲七飲九爲節者亦倣諸燕禮之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

后獻庶子之義也此因加爵不同於正獻故以尸飲之五七九爲詞而不言五獻七獻九獻先儒誤以獻數釋之毋論正祭止有五獻七獻并無九獻之節而二祼尸既不飲亦不得不以長賓長兄弟之加爵足九飲之數不知士禮省殺加爵止有二人天子諸侯百官皆備則所加之爵必徧及於卿大夫士且惟燕尸主於盡歡故尸之飲由五而七而九不厭其多若正祭則禮成於三而畢是朝獻饋獻均屬正祭之獻數亦未可通於燕尸而並數之也既徧獻畢賓弟子舉觶於尸尸執以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長賓至於衆賓以及兄弟私人是爲旅酬而此兄弟私人之受

酬者各以昭穆年齒序飲周官司士云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云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以其序飲謂之旅酬以其神惠所及謂之賜爵由是兄弟弟子復舉觶於尸尸執以酬賓賓以酬兄弟交錯其酬爲無算爵則詩所云爲賓爲客獻酬交錯及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者謂唯意所欲更無次第之數至是而燕尸之事終焉大雅鳧鷖爲繹祭賓尸之樂首節言三獻燕尸之正禮故以涇之水名實之次言酬尸之事故云在沙沙水旁也三言加爵之事故云在渚渚水岐出也四言旅酬五言無算爵故以在潨在亹爲文潨亹水之下

流而鳧鷖二鳥一善沒一善浮取象於神之變化恍惚以比尸侑二人也鄭箋以首章爲祭宗廟之尸次章爲四方萬物之尸三章爲天地之尸四章爲社稷之尸五章爲七祀之尸困屬穿鑿何氏世本古義又以爲武王爲諸侯時繹祭五廟之作是以一章當一廟之尸尤膠滯而不通蓋詩之言與禮者其分章皆據行禮之節次言之此爲燕尸而作而分五章可以知其禮之次第矣

春祠夏禴追享朝享其入廟之始詔祝於室索祭於祊坐尸於堂而行祼禮與秋嘗冬烝無殊惟朝事時但陳列其牲體籩豆而不行酌獻故不云朝獻止云朝踐蓋一同於

生人之大饗所爲酒清而不飲殽乾而不食也其牲則腥而全升之不爲肆解且先不祭血後不祭爓故禮器云郊血大饗腥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全烝亦卽所謂腥其異者大饗肆而此不肆耳賈公彥疏司尊彝職謂祭宗廟無血固與禮運所云薦其血毛郊特牲所云血毛詔於室者不合皇侃謂郊天與大饗並有血腥爓熟則又與禮器之說差岐不知春祠夏禴追享朝享與秋嘗冬烝禮各不同蓋烝嘗所以報本親親之意多則禮極於繁曲故自血而腥而爓而熟以漸卽乎人道禮文繁縟日力難給則終於饋獻而燕尸以次日繼焉祠禴禘祫所以反始尊尊

之意多則禮出於備貨薦腥事之以神同於郊之薦血膋卽薦熟以人事之而燕尸不更端以行直相次及之一致其受一致其敬禮之直而行與曲而殺義各有當也特禘祫之禮既亡諸經所說多烝嘗事祠禴之儀亦無所考僅有司尊彝之文知其為朝踐再獻而已然先儒之解又復牽混與烝嘗無分夫所謂朝事畢而行饋食者乃烝嘗之儀經之所云朝獻饋獻有明文可證也若春祠夏禴追享朝享經既以朝踐易乎朝獻因知其陳而不獻而朝踐之後直云再獻不云饋獻則亦不得專以饋食之禮釋之蓋饋食而主人一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通言之則獻者三

就主人言則獻止一皆不得稱再獻然則旣朝踐畢而行薦熟之禮尸入食於室卒食主人酳尸主婦亞之賓三之是爲食之三獻據主人而言是爲獻者一也旣行饋酳即繼之以燕尸燕尸之時長兄弟加爵爲先賓長加爵爲次而終以利之加爵皆所以樂乎尸也然當酳尸三獻之末未行加爵之先主人必先酌以酬尸以致其殷勤燕樂夫尸之意是主人至此而爲獻者再故曰再獻而統而計之酳尸三獻加爵三獻合之酬尸一獻共爲七獻故禮器有七獻神之文也至於祭統所謂古者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祭之日一獻云云正指禘祫行於太廟一

獻卽主人酳尸之時獻畢而命之非祠禴烝嘗之日以圜者之祭以四時分行四親不於太廟也故衛孔悝之鼎銘有六月丁亥公格於太廟之語亦是指追享之行於夏與嘗之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同但衛無周廟不及祖所自出爲異耳至其文又有施於烝彝鼎之詞則謂悝以此君所命詞刻於巳私家烝祭之彝鼎以爲榮非謂刻於君之烝彝鼎也若周官司勛凡有功者祭於大烝則據當代而言謂有功之臣而身死則烝祭禰廟之時以之配食示報功之意且以其近而親之故不配於祖而實則數代之後祠禴嘗烝四親之廟皆有配食之臣矣自先儒

撰爲九獻之說而朝獻饋獻再獻彼此混淆於是六享之義不能明晰并祭統之所謂一獻禮器之所謂五獻七獻亦因之眩惑豈知聖經無一字混用饋食酳尸可稱饋獻不可以稱朝獻且如所次先後酳尸爲第七獻安在可稱一獻后與諸臣屬第八獻第九獻又安在可稱再獻也哉

有司徹爲少牢之下篇言燕尸之禮末又有若不儐尸一段此與士冠禮言若不醴則醮用酒若殺則特豚士昏記言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一例蓋禮之或損或益或直或緐義各有在也注疏分儐尸爲上大夫不儐尸爲下大夫此因執特牲爲士禮少牢爲大夫禮遂於大夫

中復分爲上下之差不知特牲少牢繼於士虞之後一爲吉祭一爲常祭皆士禮也無大夫士之別復安得有上下之分考司尊彝職言春祠夏禴朝享追享之禮有朝踐有再獻與秋嘗冬烝之爲朝獻饋獻者不同以生人饗食燕之義準之知朝獻如饗饋獻如食而燕爲明日之繹祭朝踐亦如饗而再獻一象乎食一象乎燕並行於一日之內而不另舉是天子之祭秋嘗冬烝賓尸祠禴禘祫不賓尸也下推之士無時享而止有歲祭然宗子得並祭其禰祖曾高盖以春秋二時舉之而祖禰親近主乎愛則有賓尸曾高統尊主乎敬則不賓尸雖天子與士勢分懸絶而禮

以義起當不異也此則儐尸與不儐尸皆禮之常經有一定者然亦有有故當儐尸而不儐尸之時春秋書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明卽當行繹祭而大夫卒則廢況六月有事於太廟是季夏之追享又不當繹者故書猶以譏之是諸侯有不儐尸之證也國語公父文伯之母祭悼子康子與焉宗老不與則不繹是以引嫌之故而不儐尸乃大夫不賓尸之證也然則經之所云若不儐尸者直兼常變而言矣

有司徹篇末言不儐尸之禮尸卒食三獻爵止主婦致爵於主人尸作止爵於是賓長獻祝及佐食致爵於主人主

婦主人獻獻賓獻兄弟內賓私人皆與儐尸禮畧同至賓長獻於尸爲加爵而尸酢之又獻於祝致爵於主人主婦而自酢以虛爵降奠於篚其下卽曰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與儐禮之加爵以前有二人舉觶後又有賓一人舉爵者不同故賈公彥謂下大夫闕旅酬直行無算爵而已然下大夫祀皆無異獨貶而去其旅酬於義何居秦氏通考據特牲禮謂先旅西階一觶次旅阼階一觶而後及無算爵此經云交錯其酬亦是二番旅酬然儐禮旅酬之後亦云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爵無算是交錯其酬乃無算爵之始事與旅酬無涉蓋長賓與長兄弟次賓與次兄弟衆賓

與衆兄弟東西往來并爲交酬錯則注之所謂惟已所欲
更無次第之數非若旅酬之爵發之自尸以次相及是交
錯之酬固不可以當旅酬之節即特牲之旅酬亦是賓酬
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以序而徧爲旅西階一觶長兄弟
又酬賓賓酬衆兄弟衆兄弟酬衆賓亦以序而徧爲旅阼
階一觶尸皆不與其事則與儐禮之旅酬名同而寔異況
果有此二番舉旅經不應畧而不敘遽及於無算爵經既
不敘知其無此兩次旅酬也其所以無此之故則以儐尸
在堂尸得與在庭諸人共其禮不儐尸而尸在室無由發
爵以次相及故但賓與兄弟交錯其酬特牲之旅酬亦云

交錯以辨明其爲賓兄弟之相爲酬非尸之舉旅行酬也
然則天子諸侯大夫之祭其不儐尸者亦無旅酬之事可
知但其中則尚有别春祠夏禴追享皆特祭於一廟行禮
於堂者惟初之朝踐耳及薦熟而尸入於室以迄於終無
復出堂與在庭行旅酬之事則當其主人徧獻衆賓及私
人之後亦賓長加爵畢即賓兄弟交錯其酬如有司徹篇
末所載之禮特士禮殺加爵者止一賓長天子諸侯助祭
者多則旣有賓長之加爵復當有長兄弟之加爵於是而
交錯其酬無筭爵終之以利加爵而事畢若朝享則太祖
爲本廟之主而毁廟親廟之來合食者其尸與主皆外至

朝踐訖而合食於室卒食而酳尸三獻酬尸一獻禮固與祠禴追享無殊然祠禴追享之尸不與旅酬者以尸在本廟之中全其爲尊故不得發爵導飲以就降屈太祖之尸爲本廟之主尊亦猶是也其毀廟親廟之尸則自太祖視之皆其子孫且自外至又近於賓是宜體太祖均惠之意而行旅酬既旅酬而後行無算爵二事與賓長兄弟長之加爵相間而行雖無正經可據而禮器言周旅酬六尸是祫祭之禮郎司尊彝所謂朝享者六尸毀廟親廟之尸凡六也蓋后稷之尸在室不與於旅則當主人酬尸尸奠而不舉欲惠之均於衆於是祧之昭尸體其意執以酬長賓

長賓以酬祧之穆尸穆尸以酬長兄弟長兄弟以酬高祖之尸高祖之尸以酬次賓次賓以酬曾祖之尸曾祖之尸以酬次兄弟次兄弟以酬祖尸祖尸以酬衆賓衆賓以酬禰尸禰尸以酬衆兄弟衆兄弟皆以序相及徧於私人然後長賓與長兄弟加爵遂及無算爵而以利之加爵終焉是則不儐尸之中尸有不與於旅酬者有與於旅酬者義各有在注疏謂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夫既發爵則是爲舉旅行酬之首經但云旅酬六尸未嘗云受旅六尸安在發爵之不與乎旅酬哉

徹俎與歸俎不同曲禮曰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言凡

則統大夫以下有事助祭者皆然孔疏謂專指士而言非也大夫士之祭則私臣亦自徹其俎若賓兄弟公有司非其臣則有司徹之特牲禮所云佐食徹尸俎俎出於廟門祝執其俎以出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者是也歸俎即致膰歸脤之事亦稱致福亦稱致胙取其祭之俎實致之以示同福均惠之意蓋皆使人無自攜以歸者少牢下篇言賓尸禮云司士歸尸侑之俎不賓尸則佐食出尸俎於廟門外有司受歸之祝執其俎以出於廟門外有司受歸之此士祭畢歸俎之禮而賓尸止及尸侑不賓尸止及尸祝者蓋尸最尊祝與侑皆以輔尸尊之故於其出而即歸

之若賓及兄弟之俎其歸之葢在主人退有司徹之後據論語云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明三日之中皆可分致不必限在祭畢是以本經祭畢之時止記歸尸祝之俎而賓及兄弟歸俎之文皆畧而弗具也且不特與於祭者有歸俎卽未與者亦有之周官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春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尙來歸脤左傳僖九年會於葵邱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是皆不必在廟助祭而以親賢之故祭肉及之以著同福均惠之意又不特上祭而與下同福均惠也卽下有祭祀之事亦得歸胙於上少儀爲人祭曰致福爲已而

致膳於君子曰膳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周官膳夫凡祭祀之致福受而膳之是臣之於君亦有致胙之禮但謂之致福致膳不謂之歸俎耳先儒誤認徹俎卽爲歸俎故鄭注特牲禮謂兄弟及衆賓自徹而出唯賓俎有司徹歸之賈疏云有司徹歸尸侑之俎不復尸歸尸俎皆不見歸賓俎鄭所以知歸賓俎者上文賓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明賓不自徹俎主人使歸之若助君祭必自徹其俎敖氏注有司徹則於司士歸尸侑之俎之下直云賓長而下則自徹而授其人以歸今按禮言祭於公者自徹賓及衆賓苟非私臣奚必自徹卽爲臣而自徹

亦徹之而已詎必自將以歸孔子爲魯司寇從而祭是祭於公也當已自徹其俎而曰膰肉不至不脫冕而行蓋公不使人歸之徹與歸固兩事也乃注疏旣混徹於歸因無解於孔子之事遂云自徹者專指助祭之士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不免游移其說馬氏晞孟則又以孔子於魯膰肉不至是時自徹之禮廢矣夫已則廢禮而責人之非禮曾謂聖人而有是乎哉知自徹乃是臣禮非其臣則有司徹之至歸俎則皆使人而尸祝與賓兄弟時有不同斯經記之旨無不可通矣

祭祀既畢主人送賓於廟門之外同姓則留與之燕詩所

謂燕私中庸所謂燕毛是也其燕之所經無明文孔穎達謂祭時在廟燕當在寢蓄以燕禮云膳宰具官饌於寢東記亦云燕朝服於寢而少牢篇末云司士歸尸侑之俎主人退注謂反於寢是燕不於廟而於寢陳氏禮書直以即於路寢釋之則寢即生人所居之寢非廟後之寢也惟朱子以為燕於廟後之寢今按燕禮為君燕其臣非族燕之事自宜於所居之路寢君族燕則因祭以盡歡從宗以合屬無緣舍祖考之廟而即生人之君詩湛露為諸侯朝於明堂而王燕之其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宗即逸周書所云明堂之宗宮也考即逸周書所云明堂之考宮也毛傳

亦曰夜飲必於宗室宗室則亦卽召南所謂於以奠之宗室牖下其爲在廟明矣又少儀云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此燕承祭而言明祭時雖有室中堂上之事而主於敬不得脫屨至祭畢而燕則可以跣是燕亦卽在於其廟之堂以爲在廟後之寢固無據也至詩言樂具入奏鄭箋謂祭時之樂復皆入奏疏卽以爲復來入於寢奏之則亦非是蓋祭畢之時祭樂已隨衆俱出此則別用燕樂周官鐘師凡祭祀奏燕樂旄人凡祭祀舞其燕樂是卽用於燕私之時非卽祭時之樂謂之入奏者入於廟亦非入於寢也蓋聖人制禮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而又不可

以無事而飲故於祭畢行之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蓋既盡其愛敬之誠以致享於祖宗而又體祖宗之心以親睦其宗族然所謂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者飲即族燕食是族食二者有別何以明之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又曰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蓋族燕禮文族食禮殺燕有樂而食無樂二者皆行於祭畢其所以不同之故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各以一時祭一代之廟亦各以一祭合一代之族而用食禮以綴之如祭其禰則身之親昆弟以下父

之族也皆與食祭其祖則父之昆弟以下祖之族也皆與食祭其曾祖則祖之昆弟以下凡曾祖之族皆與食祭其高祖則曾祖之昆弟以下凡高祖之族皆與食夫父之族齊衰之親也祖之族大功之親也曾祖之族小功之親也高祖之族緦麻之親也而各於祭廟之餘爲綴食之舉大傳所謂綴之以食而弗殊者是已然父之族四祭皆與祖之族與於三祭曾祖之族與於二祭高祖之族與於一祭與於祭乃與於食是親者稠而疎者稀故文王世子言族食世降一等以一食再食三食四食隨世數爲差降也注疏雖知疏數因於世次而不知族食之卽在祭餘但謂以

時合族而已夫以時合族則疏數無常可以任意矣必拘以一年四次與夫三次二次一次之差況先王制禮必無無事而聚會飲食也哉至於族燕則一行於朝享之後一行於追享之後合其同姓凡太祖以下之親皆與而不止九族有服者大傳言同姓從宗合族屬是也其禮以異姓爲賓以膳宰爲獻主而公與族人序齒于是奏燕樂行旅酬至無算爵盡醉而畢毛詩湛露傳云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媟宗也毛公生於漢初必有所授蓋卽此之謂以所合之人覩族食爲大故其禮亦視族食爲隆要皆因祭以致其親

雎之情陳氏禮書乃謂王與同姓有祭畢之燕有時燕時燕者平居無事合之以申好亦昧於坊記所云因其酒肉以聚宗族之義也

無尸而祭謂之厭大戴禮云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蓋不能備禮但設饌以饗神而已王制言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孟子亦云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祭有尸而薦無尸則薦卽厭也以其設饌謂之薦以其饗神謂之厭惟無祿者如是若自命士以上有田祿者皆爲祭而不爲厭其厭惟施之於殤與無後者而已然厭之中亦有別曾子問曰何爲陰厭陽厭孔

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爲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是則厭之或陰或陽因宗子之殤與凡殤及無後者各異其施舍是無所爲用厭也聖人之旨本屬甚明自鄭氏誤據特牲少牢二禮其迎尸之前祝酌奠於鉶南在室之奧屬陰靜之所以之當陰厭尸謖之後徹薦俎敦改設於西北隅屬室之明處以之當陽厭以後諸儒無不從之夫厭爲殤與無後而設孔子已明言之且曰祭成喪者必有尸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以此破曾子祭必有尸之

厭祭亦可之疑豈有祭殤之禮而儼然屬之正祭者況特牲少牢之經並未嘗言此兩節之爲陰厭陽厭特以一在尸未入之前一在尸既出之後遂强名之爲厭不知此祇尸不在而已非竟無尸也且陰厭云無元酒而特牲少牢皆有元酒陽厭云尊於東房而特牲少牢之末皆云納一尊於室中則其不得以此爲厭益審矣然則特牲少牢始之設奠於奥末之改饌於西北隅者何哉蓋孝子求神恍惚無定故立尸以慰其愾聞僾見之𡨋而初時尸未入意其神依於主則於是奠以依之及尸既出則又無所見聞所謂已至必樂饗之必哀者至是又不知神之何往故改

儐以冀其仍留於此若儐尸則既饗而致之又從而繹之差有以安其明發不寐之懷而兼盡其樂與哀半之實可無復改設以禮備而神享之也並與厭飫之義無涉果如注疏又奚獨上大夫無陽厭乎至若曾子問又云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代其祭是爲攝主攝主不厭祭者卽不祭殤與無後也蓋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而祖廟在宗子之家宗子主之今宗子得罪去國祖之祭不可絕故以庶子之爲大夫者攝而殤與無後之厭祭則竟廢之一以避正主之嫌一以見其本從祖而祔食者降殺於祖非若正祭於祖之必不可廢也注疏不知此義以不厭祭

謂不行祭未改饌之事是攝主與正主儐尸之禮何殊且如其言謂攝主謙退似神若未厭飫然則正當改饌以飫其神胡爲反從而廢之陳氏禮書又附會爲不敢飫之說則既改祭之後胡爲而不敢飫之是何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者哉惟知厭祭專屬於殤與無後者之事則不特經有明文可據而喪服小記所云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乃正攝主不厭祭之確注聖人所以制禮之意亦從可識矣

三禮陳數求義卷十二

候官　林喬蔭　學

郊社

國之事莫大於祀祀之禮莫大於天天爲百神之君王者爲天之子故歲必祭天所以大報本反始也董仲舒曰王者歲一祭天於郊白虎通曰祭天歲一者何天至尊至質事之不敢褻黷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此正義也自鄭康成搬爲六天之說疏家因謂天子祭天歲凡有九五時祭五帝於四郊五也冬至圜邱六也孟春祈穀七也孟夏大雩八也季秋大饗九也皇侃之說則以雩爲旱而祈

兩非正祭不數歲凡八祭王肅之說則冬至圜丘孟春祈穀歲只兩祭程子之說則以圜丘明堂祈穀雩旱爲四祭以愚考之疑皆未確葢五帝之祀即孟冬天宗之祈與春祈穀夏大雩秋大饗皆在東都之明堂爲王居明堂之禮若西京一歲祭天只有冬至圜丘一次而或祈或報皆在社稷不於上帝即或有事而祭上帝皆謂之旅不謂之郊大宗伯職所謂國有大故則旅上帝矣所以然者天子一歲常祭內而祠禴烝嘗追享朝享外而日月星辰山川社稷爲事多矣茍復數次祭天不惟其數而瀆且一歲僕僕於祭祀之不暇何暇君天下理萬幾乎惟六年殷同之歲

一至東都而西京之常祭自以太宰宗伯攝之東都只有郊有社而無稷則凡爲農事而或祈或報不得不即郊壇行事以后稷先王農星皆配食於郊也然此爲祈報之祭則其禮固亦殺於冬至之圜邱矣

鄭氏注禮所釋天帝名目最爲淆雜夫諸經所言但曰天也帝也上帝也五帝也昊天上帝也而鄭氏則别之爲天皇大帝皇天上帝五德帝當方帝感生帝諸名又據緯書以實之皇天曰北辰耀魄寶上帝曰太微五帝其五帝之目則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黃曰含樞紐於是王者祀天之典無非爲祀星辰此固不

待辨而共知其謬矣然原其所以致謬之故則以周禮只
著圜丘之禮月令復有孟春祈穀於上帝及夏雩帝秋饗
帝之文故分天帝為二別南郊與圜丘而異之不知孟春
之祀月令明言祈穀與夏之雩旱秋之報饗一類曷嘗曰
祭其感生且凡祭祀之壇未有不在郊者圜丘之在南郊
周禮雖未明言而固可以意知也惟是周有二郊之處毋
論諸儒攻鄭氏者均未之及即鄭氏自分郊丘為二亦不
能證其所在遂成千古聚訟之端案尚書召誥乙卯周公
朝至於洛則達觀於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
逸書作洛篇亦云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乃設丘兆於

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則東都固別有郊壇與西京爲二而明堂郎在東都月令爲王居明堂之禮則所有祈穀雩旱報饗諸祭皆在東都之郊而周禮所言冬至圜丘之祀乃在西京地既不同禮亦有異然所祀皆天所配皆后稷也獨是西京圜丘之外有方澤是爲大社而大社之外又有王社與稷相對爲土穀者東都則郊外止有一社召誥所謂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者月令謂之公社但有社神而無稷神故牛羊豕皆一而地示之祭合於天神故郊之牛二且詩昊天有成命序曰郊祀天地蓋亦東都合祭天地之樂故終篇言天而不及

地也其所以天地得合祭之故則以西京正祭旣分圜丘方澤於二至祀之東都六歲一至因事而祭殺於正禮矣自王莽諂事母后創爲同牢合食之言反以東都之殺禮爲正禮元祐之議以東坡大儒亦力持是說詆分祀之非後之辨者又必謂周之祭天地有分無合郊與丘不得爲二皆非確論也

鄭氏六天之說諸儒闢之是矣然諸儒謂天卽帝帝卽天實只一者其義亦復未安以經文考之司服云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又云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固異於昊天上帝矣掌次云大旅上帝張氊案設皇邸又云祀五帝張

大次小次則五帝又異於上帝矣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又云旅上帝則上帝又異於天矣葢天者統體之名而以五行之氣化生萬物乃其功用既有功用則必有主宰之者故謂之帝冬至之祭所以大報本反始爲大祭亦爲正祭故特異其文曰昊天上帝以爲但稱昊天則疑其虛渺而不得夫以父事天之實但稱上帝則表其功德而不得其穆清廣遠之容必合而著之然後體用該而所以事之之義乃備若上帝之祭則有事而爲之大宗伯言國有大故則旅上帝肆師言凡師類造上帝是也因事而祭故但以其主宰稱之然所以主宰而成功用者不越五行之

氣而已則其祭也亦第就其時其位之所司者爲之是以
小宗伯言兆五帝於四郊而因事之祭或旅或類但云上
帝不云五帝明各就其時位非合祭也其五帝之合祭則
別在東都之明堂王者以六歲殷同諸侯而親祀之此如
人之一身視聽言動皆心之所爲雖用之所著隨時隨事
各足以見而合之必應乎中故於土中之地特建明堂以
合享五帝然其禮亦稍殺於報本反始之所爲故亦即以
其功用表之是則天帝雖無分別而各因其祀之禮以異
其稱鄭氏以星辰爲言者固謬而若王肅以五帝爲上帝
之佐擬諸三公之爲王輔王昭禹陳祥道輩又以五帝擬

之諸侯謂諸侯得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疑皆非得其實也

古天子祭天未有不祭地者天一歲一祭則地亦然而諸儒之說之誤有二一則主合祭而但有圜丘遂無方澤一則主分祭而不知大社即是地示二者皆失也今考合祭之說始自王莽以為天地合精等於夫婦宜同席而坐共牢而食故祀天南郊以地示配後世因之朱子所以有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之歎然後之君臣豈果以王莽之事為足法哉如宋之元豐元祐紹聖至於三議不可謂不詳矣明之嘉靖斷自宸衷不可謂不決矣而主合祭者反挾

持而不可破其故固不出鄱陽馬氏之兩言謂禮文繁縟則憚勞賞賚優渥則憚費然賞賚爲五季弊政後王無難更張而溺於宴安則莫不有畏勞之意故嘉靖方毅然自定爲南北郊之禮而親祀未幾卽行遣代張居正遂得於神宗之初復更爲合祀其言曰以冬至極寒而祼獻於星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駿奔於炎歊之中推其意將冬至之祀亦且可廢而神宗四十餘年倩𡨋之習已成於卽位之初矣然此猶人主之私也惟元祐之議以東坡大儒亦力主合祀之說所陳六議雖未免有狥後世之失如馬氏所云憚勞憚費者而其力執以爲合祭之左證則直用昊天

有成命之詩序云郊祀天地也此為合祭天地之明文若謂天地各祭而皆歌此詩則詩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者祭地於北郊獨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其後紹聖再議陳祥道猶持此詩為合不可破之論而後之辨者亦但謂詩言昊天有成命猶其命維新天作高山云爾非專指天之功德而歌頌之是終篇雖未嘗歌地幷亦未嘗歌天但言主祭之基命宥密則用之祀天可用之祭地亦可（此秦氏通考說）今案周禮之言圜丘方澤自是西京之正禮其東都天子六歲一至居明堂以朝諸侯月令所云祈穀大雩大饗者皆有事上帝卽郊壇以

祭逸書作洛篇所云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是也然其異於西京者只有南郊爲祀上帝之所而不見方澤祭地之壇是知其地示之祭合於天神以正祭自在西京此爲殺之故召誥言營洛之初即云用牲於郊牛二天地合祭天一牛地一牛也然則昊天有成命之詩序謂郊祀天地者蓋亦是東都之禮蘇氏援之以爲天地正祭有合無分固謬而諸儒之辨又必謂圜丘方澤各歌此詩亦不知周之東都原有合祭之禮也至嘉靖之議霍韜謂分祀雖見周禮莽賊僞書不足依據則合祭實從莽始苟周禮爲莽所作何難削去圜丘方澤之文而別爲合祭之制今周

禮郤是分祭與莽說殊則非莽之偽書明矣姚淶又以周人用建子之月爲歳首故冬至祭天夏至祭地陰陽之義先後之倫各有攸宜今用夏正以一歳之月序之則夏至前而冬至後尊天之義豈其若此行周之禮不可以用今之時用今之時不可以行周之禮此則不唯不可議禮且似並未讀周禮者夫周禮一書皆用夏正未嘗用周正也孔子之言禮曰吾從周告顏子曰行夏之時如淶之言孔子先自矛盾矣況祭祀之有其時各以其類不以先後爲尊卑宗廟將享豈以祠禴爲尊於烝嘗乎乃孫承澤作春明夢餘錄復從姚氏之言申之以爲合祀之行百五十餘

年風雨調順民物康阜嘉靖一改而明遂衰建議者夏言卒死於法夫明之衰言之死果由郊之分合然耶其陋甚矣此則合祭之所以致謬也若諸儒之主分祭者並據周禮夏至方澤之文而不知方澤即祭法之所謂大社案經之言天皆與地對而言郊則皆與社並稱泰誓云郊社不修仲尼燕居云郊社之義中庸云郊社之禮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禮運云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云禮行於郊則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則百貨可極焉郊特牲云郊所以明天之道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

以尊天而親地也且於郊言報本反始於社亦曰報本反始然則社非地祭乎惟是周禮之言地祭有地示土示之別而祭法則曰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蓋大社卽地示之祭謂之大社亦曰后土曰冢土猶之郊祀或稱天或稱天神或稱昊天上帝也其地亦爲方丘亦爲泰折猶祭天之所言圜丘又言泰壇也此其祭之時以夏至與冬至之典對者若王社之制則小司徒職云凡建邦國立其社稷之壝小宗伯云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匠人云營國左祖右社此爲五土之示其地在王宮中門之內其祭以春秋其日以甲乃與稷對者也自注

疏混大社王社爲一而大社所在不知其處崔靈恩謂在籍田然國語所云王耤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耤禮而已未聞耤有社也卽詩序言春耤田而祈社稷亦非必謂社稷建於耤田孔穎達又以爲同在庫門之內王社在大社之右然既同處則同日祀乎抑分日祀乎此皆求其故而不得者惟張子有言大社王爲羣姓所立必在國外王自爲立社必在城內又言天子立大社爲羣姓必不但城中之民大社祭天下之地示王社祭京師之地示所見最爲精卓惜其言之尙未詳以今推之則大宗伯鼓師言社而不及地示者以地示亦爲社王社大社同禮則亦同爲血祭

同鼓靈鼓也司樂之五變而致土示𡑞人之社壝用大罍郊特牲之日用甲此王社爲土示之祭別於大社之爲地示也且元祀之議分祀而卒不果行者泥於天地皆服大裘遂有夏至盛暑難行之苦知夏至之祀卽是大社則大裘而冕自爲祀天之服而祭社則司服明言希冕大社王社同之希本作絺書有絺繡之語孔傳云葛之精者曰絺則夏至服之宜矣且祭地之配經無明文其亦以后稷者出鄭康成妄據緯書之說而自漢以後則多以女后侑食尤爲不經知方邱之爲大社則地示卽后土配以勾龍故孝經但云郊祀后稷以配天不云並配天地也乃自來諸

儒鮮知此禮惟五峯胡氏稍據張子之言而小變之謂王者父天母地埽地而祭者唯昊天上帝地示則惟有社祭無所謂方澤後世既立社祭不宜復有方邱不知方邱卽是大社大社之外原有王社與稷並稱後世立王社又立方邱爲大社正合於禮近儒萬充宗知方邱卽大社矣而以句龍之配只爲王社而大社無配又不知祭地爲何服蔡宸錫云大社一名太折一名方邱一名方澤是矣而以爲在雉門之內與稷並設皆失其實此則主分祭者之所以誤也議禮之臣紛挐於上解經之儒淆惑於下總由昧乎周家西京東都之禮原自不同其爲合爲分各有取義

而地示土示之號皆得稱社故禮之或同或異經亦互見

其交臚而繹之庶幾有以息羣喙也歟

周有東西都郊壇西都之郊每歲正祭之處東都則六年一至但爲祈報之祭不是正祭自平王東遷即洛邑爲都其初豈遂意其久安於此必託爲暫時所居其所行典禮亦必託爲王居明堂之禮及其行之既久習而安焉遂不復有冬至圜丘之祀而記禮之人爲七十子後學者皆在東周之末亦遂以東都祈報之祭爲正祭故周郊以冬至不卜日而記曰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周郊不兼祭日月日月別有實柴之禮而記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

日配以月周郊之服以大裘而記曰王被衮以象天皆所爲東都之殺禮而統稱爲郊祀之正禮然且所見與所聞不同故既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明其得諸傳聞者亦知西京之郊以冬至疑其爲迎長日之至而今只用辛日不用冬至則又疑周之始郊冬至適遇辛日之故此正因黍離之後周禮不行民間并不得見其書故據傳聞而揣測如此猶叔孫通爲緜蕞於六經未出之時古禮與秦儀雜有不能免也至於魯之爲郊則亦有故蓋東都天子惟六歲一至故成王既營洛邑建明堂朝諸侯還歸在豐命周公居洛周公之

子君陳復尹東都竹書所載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者是也周公父子並居東都則王不殷同之歲所有東都祈報之祭皆周公父子攝之矣而習俗不知遂以為周公有勳勞得行天子之禮且東都之禮成王之後惟宜王一行則其他諸王皆未嘗殷同以親行祈報而周公之子孫世為周公蓋世居東都攝其事至平王東遷初以為王居明堂後遂安焉所有祈報之禮王既自行遂不復使周公之後攝事而魯惠公不知以前此之攝事為康周公之故今忽中變故呂氏春秋言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竹書亦載是事在平王四

十二年與呂氏春秋合然當時止之之說必明前此所以得郊者以王在西京故東都得以攝祭而惠公亦遂曉然而無疑是以孔子作春秋始於隱公歷桓莊閔三公皆未有以郊書者至僖公之世數從伯討遂爲望國而襄王狩於河陽朝於王所者再故詩駉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其閟宮之頌曰乃命魯侯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此正言郊祀之事而春秋之書郊亦始於此然

襄王不許晉之請隧而獨許魯之郊者則亦季孫行父託爲前此所以得祭爲成王康周公之故故襄王亦遂惑而從之也然而僭矣是以孔子有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之歎但魯以宗國繼別子之所自出則得立文王之廟而行禘禮惟不當用之於羣公之廟別詳祭序宗法二門郊則明爲越禮犯分之事故先以郊禘並言下則只明郊之一事以爲魯不唯異於杞宋且亦不得以周公爲辟杞宋之郊以禹契故是天子之事也即周公當日亦以居守東都攝天子之事是天子之守也今非杞宋又非居守於東都郊何名乎是天子之事守句是字指郊言不指杞宋言特聖人不

欲明斥其君之非故隱約其詞以待人之自解焉耳然自僖公以後魯習行之而記禮之儒亦遂以魯君臣所託詞者信以爲實著之於經而後之論者或以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此程子說）或以爲成王不敢臣周公而伯禽不當受（此張子說）或以爲成王只許其用郊禘之禮樂以祀周公非許其遂行郊禘之祀（此馬貴與說）或以爲始於惠公（此羅泌蔣之奇等說）或以爲始自僖公（此楊用修何元子等說）皆未察其所以致僭之由與孔子所以致歎之意也

詩頌言龍旂承祀繼之曰春秋匪解則魯之郊正是春而祈穀秋而報饗之禮故成公十七年經書九月辛丑用郊

用之九月夏之七月哀十三年傳子服景伯謂吳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此皆月令所謂秋饗之禮自明堂位有魯君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之語公穀二傳亦遂謂魯止春郊以九月之郊爲非時孔穎達且以景伯所說爲虛言以恐吳之計夫吳雖信鬼若魯果不以此時祀上帝而誑之必反滋其怒何以致其恐乎蓋明堂位以孟春之郊與季夏之禘相對故只及祈穀之祭若專以上帝之祀言則春而祈秋而報二時並有事也至鄭康成以魯孟春之郊謂是周正子月則左傳禮記明言啓蟄而郊其非冬至審矣況東遷以後天子

且不復有冬至之郊而謂魯反有之乎且魯之君臣怠緩
成習往往後時觀春秋所書多在四月周四月夏二月葢
後啓蟄之一月非後冬至之三月也
明堂位言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定是夏正寅月葢惟春
秋國史用周正其他周禮毛詩皆以夏正也故左氏之言
曰凡祀啓蟄而郊孟獻子亦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
故啓蟄而郊郊而后耕鄭康成誤以孟春爲周正而後之
儒者以春秋所書魯郊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皆在春
正月春秋是周正則此爲子月冬至之事不知祭祀之禮
有卜日有卜牲記言郊之用辛景伯亦云魯以十月上辛

有事上帝曰無庸卜但有卜牲其卜牲之禮則祭義所謂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其養之之時則充人職所謂掌祭祀之牲牷繫之牢芻之三月記亦云帝牛必在滌三月也今魯以建子之月卜牛養之三月以爲寅月之用正未失時但春秋所書于宣三年曰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成七年曰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定十五年曰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無非以其卜牲變故而書卜牲在三月之前非謂其正月即郊也乃近儒萬充宗則謂魯直僭行日至之郊託於祈穀之名以輕其事又曰魯行祈穀春秋必不書

郊春秋書郊則魯郊必非祈穀夫魯之僭方假託於成王之賜如明堂位所鋪張者果爲冬至豈肯反借祈穀以自輕若祈穀之爲郊則自東遷以後天子亦然孔子又奚爲易之而謂是必祈穀非郊也哉

東遷以後郊天之禮但有孟春而無冬至故桓五年傳云凡祀啓蟄而郊而襄七年傳所載孟獻子之言則直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可見其以祈穀之禮爲郊天之正禮矣然孟獻子當時稱爲賢大夫者蓋亦嘗聞西京之舊典故雜記又載其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可以云者追憶其傳聞之詞猶以宋人

於南渡之末作東京夢華錄也然七月之禘獻子爲之而不以日至郊者則以周天子亦以祈穀爲郊魯之僭方欲同於天子固不肯易其孟春之祀也先儒不察乃謂一人兩說必有謬者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眞且謂獻子本無此言不得云禮記是而左傳非並見孔氏春秋正義斯皆昧乎其故而憑臆以說爾

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此祀天所以稱郊之義也其地周禮曰圜丘禮器曰吉土祭法曰泰壇實一而已案爾雅非人爲謂之丘而郭璞言地有吉氣土隨而起蓋因吉土之自然而高者埽除以爲兆域所謂爲高必因丘陵者是

也其域爲圓形以象天故稱圜丘非謂自然之丘有圜形者此域即又稱泰壇泰之言大也壇之言坦也除地而成坦然平大故曰至敬不壇埽地而祭以封土謂之壇除地亦謂之壇不壇者不封土耳既除地爲圜形之域則亦得有壇稱所以又有泰壇之號注疏乃謂先燔柴於壇既而於壇下埽地設饌爲正祭況於不壇之義以泰壇別爲燔柴之所誤也其方位在國之南郊特牲云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此爲明文可據自鄭氏分南郊與圜丘爲兩處賈公彥因謂圜丘既取丘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北方皆可不知西京東都雖各有郊壇而皆在南方并

無異向若祭天不於南則背乎答陽之義故孔穎達亦惑於鄭氏郊丘二地之說者而其言圜丘猶曰所在雖無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所見視賈氏卓矣其祀地之所名方丘亦名大折通稱大社先儒謂在北郊雖於經未有明訓然漢郊祀志載翟方進等奏議引禮記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此在劉氏校書之前蓋禮記之逸文故當時援以爲祭天地各在所都南北之證且周禮內宰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祭統亦云王后蠶於北郊其禮與天子之親耕南郊相對是亦陰陽對待之

義固可信祭地之必在北郊也鄭氏以北郊祭神州地示方卽祭崑崙地示與分郊卽爲兩者同誤然地之廣狹不同自其厚德徧載言之無有遠邇疆域之限此地與天匹是爲方卽大折之祭張子所謂大社祭天下之地示者故郊社徃徃並舉郊在南郊卽大社在北郊矣其一方一國之地則直爲五土之示祀於王社與稷相對爲土穀之神其地在中門之內并不在郊是則祭天原有兩所一在西京一在東都而非如鄭氏郊卽之說如其說是二天也祭地亦有兩所一爲大社一爲王社而非如鄭氏崑崙神州之說如其說是二地也天地不可二諸儒皆知辨之而西

京東郡之各有郊地示土示之通爲社則自漢至今諸儒未有論其故者矣

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而典瑞則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考工記玉人亦云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兩者不同故鄭康成謂蒼璧所禮者冬至圜丘之天皇大帝四圭所祀者夏正寅月祭於南郊之感生帝黃琮所禮者崑崙之示兩圭所祀者神州之示諸儒皆以二天二地出於緯書之妄說羣起而力辨之然所以辨而釋此用玉不同之故寔皆未確如徐邈說璧以禮神圭以自執故曰植璧秉圭非圓

邸與郊各有所施然六瑞六器並掌於宗伯何獨無四圭
兩圭典瑞玉人所職尤詳何獨無蒼璧黃琮且兩圭四圭
既是主祭之人所執與奠神之玉無與而典瑞下文言圭
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是亦所執以祭之玉
矣然上文既云執鎮圭以朝日何又重言祀日者謂圭璧
及璋邸射皆是禮神之玉不爲所執則兩圭四圭又是執
者一節之中彼此固亦不宜互異也顯慶禮謂禮神在燔
柴之時祀神在薦獻之際蒼璧黃琮降神所用四圭兩圭
正祭所須然何以四方只有禮玉無祀玉日月星辰山川
又只有祀玉無禮玉一經之中亦不應互舛如此陳及之

則謂蒼璧黃琮言其色四圭兩圭言其形大宗伯所謂即典瑞之所謂蓋祀天則用四圭之蒼璧祭地則用兩圭之黃琮然圓者爲璧方者爲圭今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則其形非方非圓故曰四圭有邸安得僅即其中央之邸竟目之爲蒼璧既正目之曰蒼璧黃琮則必其實爲璧爲琮而非指中央一邸矣敖繼公又以大宗伯所云蒼璧黃琮等是禮方明之玉故以天地四方並言非天地正祭所用然據覲禮載祀方明之禮明云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未嘗云上璧下琮則亦不得混爲一事竊考大宗伯之文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蓋是正祭之禮故掌之禮官之長其以天地四方並言猶曲禮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亦舉其禮之重者爲首次也謂之禮而不謂之祀正以明其爲至隆之典蒼璧黃琮歲只冬夏二至一用而已典瑞玉人所云四圭兩圭與日月星辰山川等所用並列是其禮畧殺不同二至之所爲則所謂祀天者卽祈穀雩旱報享之類有事於上帝卽是祀天而有故而旅亦用此玉可見其非同蒼璧之必不可以移用也所謂祀地者卽王社土示之祭故本文所職之玉徧及諸神而社稷獨缺知此祀地之文直包社稷而黃琮惟用之大社又可見矣然則蒼璧黃琮與四圭兩圭之異

用乃因禮之輕重而殊其施非謂有二天二地亦非謂帝之不可為天社之不可為地也至大宗伯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冬至圜丘之祀牲色以蒼夏至方澤之祀牲色以黃亦是正禮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乃指正祭之外所有祈報上帝及社稷之類言之而郊特牲之言牲用騂祭法之言用騂犢則直因東遷以後以王居明堂之禮為正禮但有祈報之祭而二至之祀不行故不復有蒼黃之牲而但用騂犢觀魯僖之僭欲同天子頌亦云享以騂犧是當時天子郊牲用騂可知記者生東周之末故遂因之爾先儒未詳及此乃謂用牲可不偏主

一色而或且執用騂以攻周禮之爲僞附會支離均非通論也

周禮天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而春官司服則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明此所服以祀專指冬至圜丘其他祭帝於郊不用此服也且兩處並只言大裘則大裘之外亦無別服可知鄭志謂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本是節外生枝之說固無足辨而諸儒又因郊特牲言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與周禮不合遂謂大裘之上加以袞衣王肅僞作家語且謂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既至泰壇脫裘服袞以祭說愈曲而愈支夫果著裘

於內加衮於外則所見者衮服而已周禮不應特著大裘
即裘衮並用經亦宜二物並言不得獨言裘既獨言裘則
圜丘之祀直是有裘無衮其服衮以祭者乃是祈穀雩旱
報享以及四時迎氣大旅肆類之類其禮殺於冬至之正
祭故其服亦不與冬至之正祭同郊特牲之記亦因東遷
以後以明堂禮之祈穀爲正祭而冬至之祀不行故不復
見大裘之服但見王之被衮因而記之鄭注不知此故漫
以被衮爲魯禮疏復爲之附會曰魯用王禮作記之人既
以魯禮而爲周郊遂以魯侯稱王夫作記之人雖非聖哲
大抵皆七十子之徒嘗亦竊聞聖人之緒論而竟稱魯侯

爲王有是理乎且服各有宜因其時亦因其事大裘之用於冬至圜丘宜也此外惟孟冬合享五帝於東都之明堂亦用此服以合享五帝其事與祀昊天上帝相等而時以孟冬亦宜裘之月也若夏至地示之祭禮雖與祭天同其尊然所服於經無文崔靈恩賈公彥孔穎達等以爲亦服大裘則以盛暑之月一例服裘宜其勢不可行而北郊之禮遂因以廢而後之說者謂祭地宜被衮與祭天同則亦非是夫使祭地果是衮冕經亦當明著其文乃祭天之裘兩見而祭地之服並不一聞豈真周禮之有缺漏哉蓋大社卽是地示祭地之服司服固明言之於祭社稷則希冕

中矣鄭注云希讀曰絺絺即虞書所云絺繡者大社王社均用此服故不別見祭地不然先王先公四望山川五祀饗射以及羣小祀之服司服並掌之而獨無祭地之服何哉蓋祭社之禮有不同於祭地者以見地示之尊而祭地之禮有所同於祭社者以見其功用之同義各有在故天地相埒禮多從同而以大裘祀天以希冕祀地不嫌其殺者正以天尊地卑聖人原有崇效卑法之道未可以常見衡量況於昊天上帝曰祀於先王先公曰享於社稷曰祭是以天神人鬼地示三者爲序而非有所輕重於其間則又何必謂祭地之服不可用希冕乎哉

周官大宗伯云以實柴祀日月掌次云朝日則張大次小次典瑞云圭璧以祀日月禮記祭法云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祭義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祭日於東祭月於西國語魯語云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大戴禮保傅云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是日月各有正祭不與郊天同而郊特牲乃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祭義亦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何哉孔氏疏謂徧報天之一切神而天之諸神惟日為尊故此祭者日為諸神之主不用所出之帝為主而主日者所出尊不與諸神為賓主猶如君燕羣臣使膳宰為主人不以君為主也又謂天無形體

懸象著明不過日月故以日爲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爲重以對日耳蓋天帝獨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故日得爲衆神之主也然神莫尊於天帝禮莫重於郊祀精一以享猶懼隕越豈宜濁以百神且所報者天天至尊故曰大亦豈以徧報一切神然後爲大哉圜丘泰壇止是一地又安得於天帝壇外別立一壇以祀日月諸神此其謬妄固可共指信齋楊氏據春官凡以神仕者以冬至日致天神人鬼物鬽又據三正記言郊後必有望謂以祭天之明日徧及百神然與主日配月之義究無干涉近儒蔡宸錫謂記之所言是魯禮魯

無朝日夕月之壇故即郊日附祭日月於壇上然於經並無明文則亦是臆爲揣度而已竊考逸書作洛篇云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是東都郊壇日月從祀與西京不同所以然者以東都之祀上帝祈穀雩旱報享皆因農事而祭與正祭殊故日月農星先王皆與周之東遷因其舊壇即以祈穀之祭爲正祭所所以郊壇之上有日月之神而記禮者有主日配月之說矣

后稷之配天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之義也大地之示謂之后土左傳所云君履后土而戴皇天者也既是后土

則自當以句龍配所以配地之神經文不別見者以句龍之配食於社大社王社無異禮也其謂亦以后稷者鄭氏妄據孝經緯有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之言遂謂其配天南郊者亦當配地北郊然於經實無明文可證也且緯書之言后稷文王並說正指東都而言東都無地示之壇合祭於南郊之壇故昊天成命之詩序謂郊祀天地此正后稷爲天地主之故豈謂西京方丘之祭亦配以稷哉而或者又疑配地之神經旣無文則地示之祭竟可無配亦復非是公羊固云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無配則無主又豈所以交於神明之義哉